



[俄] 普希金 著

暴风雪

The Tempest

中国致公出版社

暴风雪

〔俄〕普希金 著

向阳 李云朋 译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暴风雪/(俄)普希金著;向阳,李云朋译.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4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第4辑)
ISBN 7-80179-133-9

I. 暴… II. ①普…②向…③李…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
俄国-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8363 号

暴风雪

译者:向阳 李云朋

责任编辑:子 龙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梨园彩印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222.875

字 数:5769千字

版 次:2003年8月第2版 200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5000册

ISBN 7-80179-133-9/I·004

定价:420.00元(全二十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永久记忆版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全译本)

第四辑

化身博士
漂亮朋友
温泉
圣经故事
你往何处去
汤姆叔叔的小屋
绿野仙踪
罪与罚
伊豆的舞女
唐璜（上下）
戏王之王
唐·吉珂德（上下）
母亲
金银岛
黑桃皇后
驿站长
村姑小姐
暴风雪
两个骠骑兵
克莱采奏鸣曲

邮购地址：北京市水碓子邮局82号信箱 刘军

邮 编：100026(免收邮资)

E-Mail: ZZTX@sohu.com

永久记忆版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全译本)

老人与海
福尔摩斯新探案集
娜娜
白鲸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野性的呼唤
复活
罗亭
前夜
猎人笔记
好兵帅克
安娜·卡列尼娜 (上下)
天方夜谭
丧钟为谁而鸣
大卫·科波菲尔 (上下)
汤姆·索亚历险记
飘 (上下)
红魔鞋
西线无战事
上尉的女儿
白雪公主
欧也妮·葛朗台
百万英镑
高老头
雾都孤儿
我的大学
在人间
白痴
战争与和平 (上下)
悲惨世界 (上下)
羊脂球
巴马修道院
红字
小妇人
永别了，武器
蝴蝶梦
三个火枪手
名利场
卡门
童年
孤星血泪
哈姆雷特
窈窕淑女
罗密欧与朱丽叶
麦克白
第十二夜
菲菲小姐
吝啬鬼
跳来跳去的女人
脖子上的安娜
圣女贞德

苔丝
奥勃洛莫夫
静静的顿河 (上中下)
奥瑟罗
真实的故事
初雪
贵人迷
苦难的历程 (上下)
死魂灵
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
绿林英雄罗宾汉
秘密花园
灰姑娘
皇帝的新装
血字的研究·四签名
福尔摩斯冒险史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恐怖谷
华生医生回忆录
福尔摩斯归来记
最后致意
小公主
居里夫人自传
左拉传
贝多芬传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木偶奇遇记
磨坊书简
基度山恩仇记 (上下)
约翰·克利斯朵夫 (上下)
情感的迷惘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刀锋
罗生门
格列佛游记
幽谷百合
两个新嫁娘
环游世界八十天
朗热公爵夫人
禁治产
都尔的本堂神甫
邦斯舅舅
魂断蓝桥
爱玛
费加罗的婚礼
木木
贵族之家
父与子
钦差大臣
白夜
傲慢与偏见
双城记

简·爱
呼啸山庄
巴黎圣母院
鲁滨逊漂流记
牛虻
包法利夫人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茶花女
愤怒的葡萄 (上下)
十日谈 (上下)
情感教育
夏伯阳
古希腊罗马神话故事
红与黑
第四十一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红磨坊
拿破仑传 (上下)
斯巴达克斯
青年近卫军
天使的愤怒
阿布马勒老爹
铁面人
勇士的奇遇
情人
被开垦的处女地
三颗心
一仆二主
国王的手下
金色豪门
夺命迷梦
一个人的遭遇
凡高自传
廊桥遗梦
马语者
莫扎特传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卓别林自传
教父
泰坦尼克号
走出非洲
人猿泰山
尼尔斯骑鹅旅行记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伊凡雷帝
与狼共舞
所罗门宝藏
埃及艳后
鹿苑长春
孤岛疑案
普利兹家族的荣誉

总 策 划：子 龙
责 任 编 辑：子 龙
装 帧 设 计：张 清 工 作 室
E-MAIL: qingzhg@public3.bta.net.cn

导 读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一七九九~一八三七)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现代标准俄语的创始人。他的作品是俄国民族意识高涨以及贵族革命运动在文学上的反映。普希金抒情诗内容之广泛在俄国诗歌史上前无古人,既有政治抒情诗《致恰达耶夫》(一八一八)、《自由颂》(一八一七)、《致西伯利亚的囚徒》(一八二七)等,也有大量爱情诗和田园诗,如《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一八二五)和《我又重新造访》(一八三五)等。普希金一生创作了十二部叙事长诗,其中最主要的是《鲁斯兰和柳德米拉》、《高加索的俘虏》(一八二二)、《青铜骑士》(一八三三)等。普希金剧作不多,最重要的是历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一八三五)。此外,他还创作了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一八三一)、散文体小说《别尔金小说集》(一八三一)及关于普加乔夫白山起义的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一八三六)普希金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出了时代的重大问题:专制制度与民众的关系问题、贵族的生活道路问题、农民问题;塑造了有高度概括意义的典型形象:“多余的人”、“金钱骑士”、“小人物”、农民运动领袖。这些问题的提出和文学形象的产生,大大促进了俄国社会思想的前进,有利于唤醒人民,有利于俄国解放运动的发展。普希金的优秀作品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他的抒情诗内容丰富、感情深挚、形式灵活、结构精巧、韵律优美。他的散文及小说情节集中、结构严整、描写生动简练。普希金的创作对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及世界文学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高尔基称之为“一切开端的开端”。

一八三七年普希金死于决斗。

《暴风雪》是普希金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是一篇真正的杰作。小说讲述的是一个类似“双错记”类型的爱情故事，情节惊险动人，语言典雅、优美简洁、精确有力。本书还收入了普希金的许多戏剧作品，便于让读者同时领略这位俄罗斯“诗歌皇帝”和抒情诗大师的迷人风采。

目 录

暴风雪

戏剧作品

鲍里斯·戈都诺夫	(17)
克里姆林宫	(17)
红场	(22)
处女地 新处女修道院	(23)
克里姆林宫	(26)
夜楚陀夫修道院的净室	(28)
主教宫	(36)
皇宫	(37)
立陶宛边境的小酒店	(40)
莫斯科 舒伊斯基的家	(49)
皇宫	(54)
克拉科夫 维希涅威茨基的家	(62)
桑波尔守将姆尼歇克的城堡	(68)
夜 花园 喷泉	(70)
立陶宛边境	(80)
御前会议	(82)
诺夫哥罗德——塞维尔斯基附近的平原	(87)

莫斯科大教堂前面的广场	(90)
谢夫斯克	(92)
森林	(96)
莫斯科 皇宫	(99)
大本营	(105)
红场高台	(109)
克里姆林 鲍里斯家守兵站在石阶前	(111)
附录(未发展的片断)	(113)
一 修道院的围墙	(113)
二 桑波尔守将姆尼歇克的城堡	(115)
惶惑骑士	(119)
第一场	(119)
第二场	(128)
第三场	(133)
莫扎特和沙莱里	(140)
第一场	(140)
第二场	(147)
石雕客人	(152)
第一场	(152)
第二场	(159)
第三场	(168)
第四场	(178)
鼠疫流行时期的宴会	(188)

暴风雪

马蹄践踏厚厚的积雪，
马儿在山包之间飞驰，
看！那边厢有座上帝的教堂，
孤单单，在道路的一旁矗立

猛然间风雪大作，四野白茫茫的一片，
大雪花一团接一团，从空而降，
一只乌鸦飞越雪橇的上空，抖动翅膀，
盘旋在我们的头顶上，
“呱”的一声，兆头不祥！
马儿匆忙赶路，竖起鬃毛，
凝视漆黑无边的远方……

——茹可夫斯基

值得我们纪念的那个时代的一八一一年末，厚道的加夫里拉·加夫里洛维奇赋闲居住在自己的田庄涅纳拉多沃村。他殷勤好客，和蔼可亲，遐尔闻名。四邻常常上他家吃吃喝喝，跟他夫人玩玩赌五个戈比输赢的波士顿牌，而有的客人来此的目的，只不过是看看他的女儿玛利亚·加夫里洛夫娜，一个身材苗条、肤色白皙的小姐，今年十七岁。她被名为有钱的待字姑娘，许多人想猎取她，或者为了自己，或者为了自己的儿子。

玛利亚·加夫里洛夫娜是靠读法国小说受的教育，因此，堕入情网是其必然的结果。她选中的恋爱对象是个穷酸的陆军准尉，那时他正休假住在自己的村子里。不言而喻，这青年男子也燃起同样的爱火。但是，两人互相爱恋被女方的父母发现时，便禁止女儿想他，接待他的态度很凶，比接待一个退职陪审员还不如。

我们的一对恋人书信往来不断，每日幽会在密松林里或古教

堂边。他们海誓山盟,抱怨命苦,想出种种计谋。如此这般通信和商量之际,他们得出如下结论:(那当然不在话下)既然我俩缺一便不能活下去,而残忍的父母的死脑筋又阻止咱们的姻缘,那么,能否避开他们呢?妙!这个谋幸福的好主意终于光临了这个年轻人的脑袋瓜,而醉心于罗曼蒂克的玛利亚·加夫里洛夫娜对这个好主意也非常满意。

冬季到了,他们的幽会也就中止,但情书往来却更加频繁了。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在每封信里都乞求她嫁给他,跟他秘密结婚,躲避一些日子,然后双双在双亲脚下跪倒,二老最终肯定会被恋人的英勇的痛苦蛮干行为和不幸的遭遇所感动,包管会对他们说:“孩子们!投到我们怀里来吧!”

玛利亚·加夫里洛夫娜久久拿不定主意。一大堆私奔的计划动摇。终于她同意了如下办法:在指定的一天,她不吃晚饭,借口头疼躲进自己的房间。她的贴身使女本是她的同谋犯。她二人应当穿过屋后的门廊到达花园,花园后面有一辆备好的雪橇,坐上去直奔离涅纳拉多沃村五俄里的冉德林诺村,然后走进教堂,弗拉基米尔会在那里等候她们。

决定命运的那一天前夜,玛利亚·加夫里洛夫娜通宵没有睡觉。她把东西收拾好,包了几件衬衫和衣裙,给她的女友,一位多愁善感的小姐写了一封长信,另一封信给自己的父母。她用最动人的言辞向父母道别,陈述爱情的不可抗拒的来势,恳求父母饶恕她的过失,她在信的结尾写道:如果能允许她来日能匍匐在备亲的父母膝下,那将是她一生最幸福的时刻。她封好两封信,封口盖上,图章印出两颗燃烧的心和文绉绉的题辞。而后在天亮前她躺倒在床上,打了个盹儿,但是吓死人的幻象不断惊扰她。时不时她浑浑然然觉得,正当她坐上雪橇去结婚的那一刻,他父亲把她止住了,把她在雪地上飞快地横拖过去,然后扔进黑咕隆咚的无底深渊……她头朝下飘下去,心里吓得说不出的难受;时不时她仿佛佛又看见弗拉基米尔倒在草地上,一脸惨白,满身血污。他就要死

了，说话的声音刺耳揪心，求她跟他赶快结婚……还有一些不成形的、不连贯的幻象接二连三在她眼前掠过。终于，她从床上爬起来，脸色比平日更加苍白，并且果真头痛了。她的心神不定被父母看出来，慈爱地关切她，连连探问：“玛霞！你怎么了？病了吗？玛霞！”——这一切，使得她心都要碎了。她尽力安慰他们，想装出快活的样子，但又装得不太像。晚上到了，想到这是在自己家里度过的日子的最后一刻了，她的心紧缩起来。她已经半死不活了，心里暗暗地跟家里人和身边东西一一道别。

开晚饭了，她的心怦怦直跳。她嗓音颤抖地宣布，她一点儿不想吃饭，便离开了父母。父母吻了她，象往常一样给她祝福。她几乎要哭起来。回房后，她两眼汪汪地倒在靠椅里。使女劝她镇定，劝她打起精神来。一切准备停当。再过半个钟头，玛霞就要永远离开这父母的宅子、自己的闺房以及平静的处女生活了……户外起了暴风雪，风在怒吼，百叶窗在抖动，磕碰直响。她觉得，一切都暗藏杀机，兆头不妙。不久宅子里安静下来，都沉沉睡去。玛霞披一条花披肩，穿上暖和的外衣，提上小箱子，出房走到了后门口。使女跟在后面，拿两个包袱。她们进了花园。暴风雪没有平息，风迎面吹来，似乎想挡住这个年轻的女罪犯。她们好不容易走到花园的尽头。雪橇已经在路上等候他们了。马冻僵了，不肯规规矩矩站着。弗拉基米尔的车夫在车轮前面走来走去，勒住马儿。他搀扶小姐和使女坐进雪橇，把包袱和小箱子放好，拽住缰绳，马儿便飞驰起来。好！让我们把小姐交给命运之神和车夫杰廖希卡的赶车技艺去保护，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咱们的年轻的新郎吧！

弗拉基米尔坐车赶路一整天，早晨他找了冉得林诺村的神父，好不容易才同他谈妥，然后到四邻的地主中间去找证婚人。他去找的第一个人是个退职的骑兵少尉，四十来岁，叫德拉文，这人极其乐意当证婚人。他说这种冒险使他回忆起已逝的美好时光和骠骑兵的恶作剧。他留弗拉基米尔吃午饭，并且要他放心，他包了他两个证婚人的事。果然，吃罢午饭，便来了一个蓄有唇须、靴子

带有踢马刺的土地丈量员施米特,还有县警察局长的儿子,一个十六岁的小娃娃,他前不久才参加枪骑兵。这两个不但欣然接受弗拉基米尔的请求,甚至还对天起誓,为他效劳不惜牺牲性命。弗拉基米尔感激至深地拥抱了他们,然后回家张罗去了。

天擦黑已经好久了。他向自己信得过的车夫杰廖希卡面授机宜,详详细细布置一番,然后打发他驾起三匹马拉的雪橇去涅纳拉多沃村,再吩咐套好自己的那匹马拉的小雪橇,他不要车夫,自己一个人动身到冉得林诺村去,大概两个钟头以后玛利亚·加夫里洛夫娜也应该到达那里了。他认得路,全程只要二十分钟。

可是,弗拉基米尔刚刚出了村口来到田野上,起风了,暴风雪铺天盖地而来,他啥也看不清了。一分钟工夫,道路就铺满了雪。四周景物全都在昏黄的一团混沌之中消失,但见一片片雪花狂舞,天地浑然一体。弗拉基米尔发觉陷在田里,于是想再赶到路上去,但却白费劲。那匹马瞎忙一气,时而跑上雪堆,时而陷进沟壑,时时翻倒。弗拉基米尔使尽心力,但求不要迷失大方向。他觉得已经过了半个多钟头了,而他还没有到达冉得林诺村的丛林。又过了十来分钟,丛林还是没有看见。弗拉基米尔驶过一片沟渠纵横的田野。暴风雪还没停,天色昏暗。马儿也疲倦了,身上汗流如注,尽管它不时陷进齐腰深的雪里。

终于他觉得,他走的方向不对了。弗拉基米尔刹住雪橇:他开动脑筋,努力回忆和思索,于是断定应当朝右拐。他便掉转雪橇朝右赶去。那匹马敷衍塞责,挪动步子。他在路上足足花了一个钟头。冉得林诺村应该离这儿不远了。他走着,走着,田野没个尽头。到处是雪堆和沟壕,雪橇时时翻倒,他还得时时把它扶起来。时间在消逝。弗拉基米尔着实不安了。

终于他看到那边厢有个黑黑的东西。弗拉基米尔便转到那边去。等他走近一看,原来是一片林子。谢天谢地!他想,现在可总算快到了。他顺着林子走,一心想立即走上他熟悉的道路,或者绕过林子:它后面就是冉得林诺村。他很快便上了路,驶进冬季落叶

的树林的阴影里了。狂风在这里不能逞强，道路平坦，马儿长了气力，而弗拉基米尔也宽心了。

他走着，走着，而还是看不见冉得林诺村，树林没个尽头。弗拉基米尔恐惶地看到，他走进了一片陌生的森林。他绝望了。他打马，那匹可怜的畜牲放开腿奔跑，可很快就慢下来，一刻钟以后就一步一步拖着他走了，不管倒霉的弗拉基米尔怎样使劲都是没用的。

树木渐渐稀疏了，弗拉基米尔出了森林，冉得林诺还是看不见。这时几乎快到半夜了。泪水从他眼眶里溢出来，他放马信步走去。这时风雪平息了，乌云消散，他面前展现一派平川，上面铺了一层波浪起伏的洁白的地毯。夜色格外明净。他望见有个小村庄在不远处，零零落落约莫四五家农舍。弗拉基米尔的雪橇向村子驶去。到了第一家茅屋旁边，他跳下雪橇，跑到窗前就动手敲打。过了几分钟，农舍的百叶窗开了，一个老头伸出一大把白胡须。

“干啥？”

“冉得林诺村离这儿远不远？”

“你是问冉得林诺村远不远？”

“对！对！还远不远？”

“不太远，大约十俄里。”

听了这个话，弗拉基米尔一把揪着自己的头发愣住了，好像被判了死刑的人。

“你从哪里来？”老头接下去说。弗拉基米尔已经懒得回答他的话了。

“老头！”他说，“你能不能弄到马匹把我拉到冉得林诺去。”

“我们有啥马匹！”老头回答。

“那么，连一个带路的人我也找不到吗？我会给报酬的，要多少给多少。”

“等一下！”老头说，放下百叶窗，“我把儿子派给你，他带路。”

弗拉基米尔等着。没过几分钟,他又去敲窗子。百叶窗又打开,又出现了大胡子。

“你要干啥?”

“你儿子怎么了?”

“马上就到。在穿鞋子。你也许冻坏了?先进屋来暖和暖和吧!”

“多谢了!把你儿子赶快叫出来!”

大门吱呀打开;一个少年拿根拐杖走出来,他走在前头探路,时而指点,时而又探寻路在那儿,因为路面已被雪堆封住了。

“几点钟了?”弗拉基米尔问他。

“快天亮了。”年轻人回答。弗拉基米尔急得说不出一句话来。

到达冉得林诺村的时候,已经是鸡叫天亮了。教堂关了大门。弗拉基米尔付了钱给带路人,然后进了院子去找神父。院子里不见他派去的三匹马的雪橇。等待他的是怎样的消息呢?

不过,让我们再掉转头来看看涅纳拉多沃村的地主,看看他们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也没有什么事。

两位老人醒来以后走进客厅。加夫里拉·加夫里洛维奇还戴着睡帽,穿着厚绒布短上衣。普拉斯可维娅·彼得洛夫娜还穿着棉睡衣。摆上了茶炊,加夫里拉·加夫里洛维奇让一个使女去问玛利亚·加夫里洛夫娜,她的身体怎么样,昨晚睡得好不好。使女回来报告,小姐昨晚睡得不好,可现在她感到好多了,她马上就到客厅来。果然,门开了,玛利亚·加夫里洛夫娜走上前向爸爸妈妈请安。

“你头疼好了吗,玛霞?”加夫里拉·加夫里洛维奇问她。

“好多了,爸爸!”玛霞回答。

“玛霞!你是不是昨晚煤气中毒了?”普拉斯可维娅·彼得洛夫娜说。

“也有可能。妈妈!”

白天平安无事,但到了晚上,玛霞就病倒了。派了人进城去请